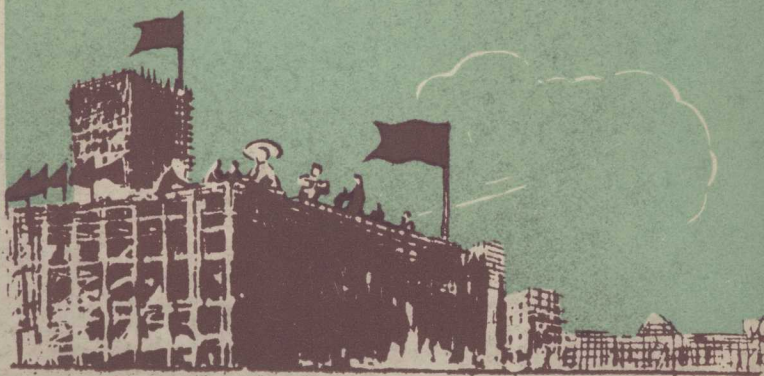


乘风破浪地前进

李岩成 著

共青团沈阳市委宣传部编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乘风破浪地前进

• 介绍郭平青年突击队 •

工人 李岩成著

共青团沈阳市委宣传部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8年 沈阳

乘风破浪地前进

李岩成著

共青团沈阳市委宣传部编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32开·13,000字·印数：1—4,000 1958年12月第1版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3090·150 定价(5)0.08元

双反运动好象春天的风，春风溶化了冬日的积雪冰层，唤醒了大地，给人们带来温暖。双反运动洗涤了人们的保守自私，使人们身心愉快。比吃穿，比待遇，在个人小圈子里大打算盘的邪气，让双反之风吹了个烟消雾散；现在，学先进，比先进，比多、快、好、省，成了社会风气。

在沈阳市建筑工程局召开的跃进誓师大会上，许多小组都提出了：“学郭平，赶郭平，超过老郭平”的口号。老郭平是沈阳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第一瓦工青年突击队长。“老”并不是说这个青年突击队的队长是老年人（郭平是个不到三十岁，干起活来生龙活虎的青年），却是因为他们队好、省、快、安全四大指标上一直都保持冠军，别的队别的组老赶也赶不上，这样一长二久，自然而然的把他叫成老郭平了。老字的来历，说起来就这样简单，做起来可真不容易，他们队走过的是一段不平坦的道路。

还是在1954年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，充分发挥青年在建设中的作用，沈阳市第三工程公司团组织在瓦工中建立了第一支青年突击队。对这件事人们议

論紛紛，看法不一樣。有的說好，有的說這是瞎胡鬧。對這個事最不高興的應該說是姜工長。從建隊起，他心裏總象揣着塊磚頭似的，沉甸甸的，一百個不愉快。雖然在建隊之前，團組織征求他的意見時，他也曾“哼，行，行啊！”的答應着。

那是在突擊隊新建不多久，有一天，離上班還差四十分鐘，姜工長剛吃完飯從食堂出來要到宿舍去，給青年突擊隊分派下檔（挑磚、挑灰工人）。剛走几步，迎面來了一幫人，手提着漿盒子、大鏟，連說帶笑地走着。這是青年突擊隊。隊長郭平緊走了几步向前和姜工長打招呼：“剛吃完飯，姜工長？我們先到檔上（工作地點）去收拾收拾，您一会儿把下檔工派去就行了。”

“哼！”姜工長用鼻子答應着，頭不抬眼不睜的。

小伙子們很快的走过去了。姜工長回頭使勁的瞪了這群人一眼，心想：“剛吃完飯？比你們晚了。你們半夜起來我也得陪着，……豈有此理！”他誤會了郭平的話。由此又勾起了他的心事：“青年團淨搞名堂，挺好的一个瓦工組，偏要把這些小毛孩子弄到一块，成立什麼突擊隊，純粹是徒弟隊，毛毛楞楞，嘻嘻哈哈，還能干出好活來！亂彈琴，添麻煩……”他對郭平當隊長更有意見。他認為隊長應該選个老年人，有两手的。可郭平呢，才二十四歲，論文沒文化，拳頭大的字不認得半斗；論武才三級工，剛摘了徒工的帽子；別的还有什么能耐？要硬叫做能

耐的話，那就是說話行，說話有骨头有肉，句句能找上理。可大楼是盖起来的，光会說話頂个啥用？也不能把大楼吹起来。

他越想，气越不打一处来。其他組老年人占絕大多數，干活稳稳当当，不用工长操心。这些毛楞小伙子說不定要捅出什么漏子来。他恨不得赶紧出点什么小差錯，趁早拆台散伙算了。

地上，高高的脚手架上插着紅旗，巨幅的“誰英雄，誰好汉，竞赛当中比比看”的标語，挂在脚手架的高处，十分醒目。机器的馬达声，施工的操作声，响成一片。安在电杆上的扩音喇叭筒不断傳出先进人物的事迹，劳动竞赛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展着。

主楼砌磚工程二层平口了，郭平队担負了砌三层的任务。他們新建队不久，各方面都沒經驗，所以总是赶不上去。队內开会大家一致表示要在砌三层时打个漂亮仗，干的象个突击队样子。

郭平、欒正文、楊士元和李学炳四个人分在一个档上。小欒是个不定性的小伙子，干起活来冷一陣热一陣，为这事团組織帮助过他，他表示要干出个样来讓大家看；小楊呢，是个团员，脾气和他正相反，什么事都悶头干，老牛拉車总是一个勁。

四个人拉开档，一个賽一个，誰都不願落后，小背心都湿透了。挑灰挑磚的一趟一趟紧忙活，就是三楼太高，

从下往上运真费劲。小欒干的正起劲，回身一拿砖，沒了。“来砖哪！”小欒发火似的冲下边喊。

挑砖工小组是东一个西一个现凑起来的，大家的心不齐，都不愿多干。这几个人派往三层挑砖，本来就不大愿意，正窝着火，一听小欒喊，认为这是成心给他们难看。

“别叫喊啦！嘴张大了飞进苍蝇去！”挑砖工两只手做成喇叭筒仰着脖子回答小欒。

“不喊你能听见吗？干活象逛庙似的，你不会把脚镣打开！”

“你说人话！”

“谁不说人话？”

两人越说劲越大，一个往上去，一个往下来，眼看就要打起来。郭平拉住了小欒。好说歹说，总算把两个人劝下了。

最近常发生类似的事情，挑砖挑灰供不上，上下档搞的你撅嘴我胖腮，竞赛总也跑不到前边去。

下班后别人都回宿舍去了。郭平、团小组长杨士元、团员牟有田、老师傅赵立正围着今天干的活检查了一圈之后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。赵立正老师傅和砖头打了三十年的交道了。他头发已灰白，饱受风霜的脸上，布满了皱纹。长期的劳动，把他磨炼的非常节俭、勤快。无论冬夏，裤脚总是用寸带扎着，干起活来显得格外利索。

“小欒今天又差一点和下档打起架来。这怎么办好

啊！”郭平一边走道，一边提起了这件事。“难怪呀！”赵师傅眯瞪了一下眼睛，略有所思，接着說：

“旧社会把砌磚的叫大工，挑磚挑灰的叫小工，叫侍候人的，弄的不是今天吵，就是明天鬧。其实那时候誰侍候誰呢？近有把头，远有資本家，是工人，不过是不得已混几个臭錢好养家糊口。今天不同了，不管什么工，都是当家人，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設……青年人对这些明白的太少了……”話还没落音，牟有田就插嘴說：

“什么太少了。就是姜工长成心找咱們的别扭，給咱們派那些下档工，净是老牛破車，东拉一个西凑一个，干活慢悠悠的，不是缺磚，就是少灰……再看給咱們分那活吧，除了間壁还是間壁，象蝸蝸籠子似的，有勁也使不上……”“別怨气了。姜工长与咱們一无冤二无仇，为什么偏找咱們的别扭？还不是怪咱們自己不爭气。”郭平打断了小牟的講話，接着又对赵师傅說：

“赵师傅，我看晚上开个团小組会，你把剛才講的在会上說道說道，讓大家討論討論怎么样？”

“行。”赵师傅滿口应承。

晚上，上完文化課以后，队內的团小組召开了扩大會議，青年樂正文、周万春等人都参加了，郭平和赵师傅是以党员的身份参加的。会上先請赵师傅講了旧社会“大”工和“小”工为了养家糊口，怎样擰成一条繩对付把头，又有些人受了把头蒙蔽，怎样勾心斗角等，郭平簡要的講了

新社会工人之間应当是什么关系等，接着大家开始討論。在討論中很自然的涉及到小欒白天和挑磚工吵嘴的事。起初小欒有些不服气，認為自己沒毛病，是挑磚工供应不及时、侍候不好造成的。后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：不能認為挑磚工是侍候我們的。只有挑磚、挑灰，沒有砌磚的不行，反过来，只砌磚，沒有供磚、供灰的也不成，大家要互相帮助……团小組长楊士元最后做了总结，他說：“我們砌磚和挑磚、挑灰的工人是魚和水的关系，魚幫水，水幫魚，少了誰也不行，两条心要扭成一条繩，才能完成工地的任务。誰若有了缺点，應該伸过手去拉起来，不能推的更远……”散会后，小欒的脑子里反复的想着赵师傅和楊士元的話。他慚愧白天不該和挑磚工发脾气，但他更感激——他感激同志們热情的及时的帮助。

黑夜十二点，人們都睡的正甜，一股黑云遮住了挂在空中的月牙，几道閃以后，跟着响了陣雷，嘩嘩的大雨下来了。工地的宿舍，全是用席子搭成，拍拉、拍拉，雨点落在上面，显得声音格外响。可是人們經過一天緊張劳动，誰都听不見。老年人瞌睡总是輕的。赵师傅听到下雨后，首先想到了白天砌的牆。按他几十年的經驗，新砌的牆，灰浆还未干，被雨一冲就全完了。想到这，他馬上起来穿好衣服，把大家叫醒去盖牆。他什么也沒披，頂着雨就出去了。接着跟出去的是郭平。別人有的找雨衣，有的找水鞋，沒找着的看看老师傅和队长出去了，一咬牙也跟出

去了。

宿舍离工地不太远，一憋气就跑到了。十五六个人七手八脚一阵子用草袋子、木板子……把自己砌的墙都苫完了。

“往东去，再苫东边的。”郭平指挥着。

“那——那不是我们砌的。竞赛他们得旗，我们给他们干受累。”黑影里不知谁说了这话。

“什么你的我的！十个指头咬那个都痛。苫吧，同志们！”

“好，苫！”大家拥护郭平的话。人多好干活，不大工夫，所有的墙都苫完了。雨也小些了，赵师傅看看天，知道很快就会住雨，明天还可照样干活。郭平由下面上三楼去苫墙的时候，在跳板上脚蹬滑了，好险！没摔倒。当他明白赵师傅的意思后，两人商量了几句，郭平就对大家说：

“天快晴了！你们说，明天咱们还能不能干活？”这时候人都陆续的从三层往下走，有的已经下到最底层，听见队长的问话都站住了。

“当然能干！”答话的是牟有田。他年纪最小，样子象个小姑娘，说话干活倒象楞头青。

“我们能干，挑砖、挑灰的能干吗？”郭平又追问了一句。

“这……”大家看了看脚下踏着跳板，水汪汪的，一

蹶溜滑，地上新挖开的土，加上雨水，簡直成了稀泥，大家都无話可說了。

“我們帮着收拾收拾吧！魚幫水，水幫魚，反正都是自己的活！”小欒首先提議，黑夜里他的話，显得格外响亮。

“对呀！大家意見怎么样？”郭平用贊許的眼光看了小欒一眼，又轉向了大家，順勢追問着。

“行！大家都同意！”于是大家又忙了起来。“等等，我也参加！”近处有人招呼了一声，大家听得出来，这是姜工长。他不放心工地的情况，来看一看的，却被这动人的場面感动了。“欢迎欢迎！”隊員們对姜工长的到来，又惊奇，又感动。

雨停了。大家拾柴火焰高，不大工夫，挑磚挑灰走的几条道，就讓他們用工地篩出的爐灰焦渣垫起来了。赵師傅領着一帮小伙子，弄了些旧草繩子在纏跳板，姜工长脫了雨衣也跟着忙起来。纏了草繩的跳板，尽管怎样踩也不会打滑了。大家忙了一陣子，干完活要往回走的时候，听着下边又来了人，他們是挑磚工，也是来垫道的。他們来晚了，瓦工們已在他們的前面垫好了。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姜工长和挑磚工組长，紧紧的拉住郭平的手，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大家什么也沒說。

第二天一早，郭平队上档干活的时候，磚、灰早已准备好了，挑磚挑灰工們用笑臉迎接着他們。以后磚、灰供

不上的时候，小樂、小楊、小牟……就給突击几挑，并且把看来不能用的磚头也挑上去，掉下的灰也打扫上去……他們的行为，进一步感动了挑磚、挑灰的工人。以后挑磚工总是把磚澆的透透的，供的足足的，挑灰工也不示弱，总是把灰拌的匀匀的，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有。凡是他們干过的地方，都做到了一走三光：牆面淨光，砂浆用光，磚头使光。姜工长經常到队里来問长問短，給人們許多帮助。

由于互相配合的好，这一年他們在保証質量的基础上用106天完成了全年任务。扩音机不断播送他們的喜訊，称他們做節約的能手，团結的典范……竞赛的光榮榜，常挂着他們队的名字。

渾河的水流入了南湖，湖边的树，开始发青，岸上的草已經萌芽，春天来了，这是施工的好时光。在南湖附近的一个工地上，大批的磚、瓦、砂、石堆滿了現場，工程技術人員忙着用仪器測量地形，訂标桩……建筑工人的一場战斗就要开始了。

这是郭平青年突击队建队以后的第三个春天。現在他們正在試驗着一种新的技术——三一砌磚法。这是郭平和赵立正老师傅經過党委的推荐，亲自去北京登門拜訪学来的。經過几次試驗，总算有点眉目了。

开工的日子終于到了。地槽挖出了新土，磚、灰、水

都已备齐，人也全了，郭平給大家講話。这是班前十分鐘的快会。他一只脚踩在灰槽子木帮上，左胳膊底下夹着大鎚，右手撩了一下不燙就帶髻的头发說：

“同志們，三一砌磚法，試驗是行了，今天开始实干。党委要我們做开路先鋒，这一炮能不能打响，就看我們了！……”

“准能！”大家異口同音，干劲十足。

三一砌磚实干了三天。經過鉴定它的合易性好，强度高，質量确实好，因此党委决定在工地三个瓦工組全部推行。三一砌磚質量好是好，就是速度太慢了，过去一般每人每天砌1,500块，現在呢？使大勁七、八百块。郭平队是最高的才砌850块。新的操作法，沒有定額，各組的工資都暫借。凡是暫借工資，那些小心眼的工人心里都有数，不能多干，干多了将来定額一确定，就沒“油水”了。一个星期过去，郭平队的数量，還沒提高多少，別的組反正随大流說得过去就行。時間过的又快又不留情，按生产計劃應該砌三层了，可是現在連二层還沒平口。砌磚的赶不上，下边一系列的工序都沒法插手，所以工地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个事着急，有的建議多加入赶一期，有的主張再按老一套砌……

晚上在团支部的办公室里，圍着办公桌坐滿了一圈人，有郭平、赵师傅、楊士元，还有他們队的几名互助組长。团支書小毛正在講着話：“……当前砌磚速度不够

快，工程看着要脫期，別的組都在看着我們的，大家好好研究研究，到底还能不能提高……”

大家一時都沒話可說，面面相覷的看著。

“我看，再快也快不多少了，一揉一揉的真費勁。”楊武吉說出了自己的看法。楊師傅是互助組長，他們組一直干的很不壞，只是在三一砌磚法上，他認為確實是個費勁買賣，不容易再提高了。

“我看還能提高，老一套也不是一開始就干1,500塊的，得慢慢來，一點一點琢磨……”崔順利表示不同意楊師傅的看法。

“崔師傅說的對，不過不能慢慢來，工程眼看脫期了，咱們要馬上趕上去。”小楊補充崔師傅的意見。

“快馬加鞭趕上去，說倒容易，我們干了一個多星期了，為什麼還沒趕上去？”楊師傅有點不服氣了。

楊師傅冷丁來這麼一句，口氣很生硬。

“楊師傅，推行‘三一’，咱們確是賣了不少力氣，可是這門新技術，你說，咱們都掌握到家了嗎？”郭平的眼睛和楊師傅的目光碰在一起，郭平的眼又明又亮，好象要把楊師傅看透似的，等着他的回答。

“當然比人家北京還差呀。”楊師傅感到自己的理由站不住腳，避開郭平的目光，默默的低下了頭。

“差，那麼差在哪兒呢？我們把它找出來，改了，不就趕上了嗎，啊？”郭平巧妙地又拉上了正題。

“可以呀，找一找。”大家同意郭平的話。赵师傅要說話，小毛看看表，已經九点半了，就說：“今天時間很晚了，咱們暂时不找了，回去每个人都好好想想这一段工作，我們的工夫費到哪儿啦。”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想着：我們把工夫浪費到哪儿了？

夜深了，办公室、宿舍的灯都熄灭了。一栋栋的席墙暂时沐浴在銀白色的月光中，院內鴉雀无声，人們在休息，准备迎接明天緊張的劳动。初春的夜里，还是稍冷的。党支部赵書記披上了大衣，准备到各宿舍去看一看。这是他的习惯。他时常半夜起来到工人宿舍，看誰被盖的不严，他給盖盖，枕头掉下来的給拾起来……当他走到瓦工宿舍的时候，听見屋里唧唧喳喳有人說話，他順手拉門进去，原来郭平队躺在被窝里开研究会呢。

宿舍里是面对面的大木炕，瓦工們有的躺着，有的趴着。郭平見赵書記来了，把枕头往里拉了一下，讓赵書記坐下。他自己也坐了起来，把被圍在身上。“深更半夜不睡覺，你們还嘮扯什么？”赵書記問大家。“我們找别扭呢。”小欒开了个玩笑，把大家逗的都笑起来。“是啊，我們找找干活时哪地方别扭，好改一改。”小欒又一本正經的补充着。

“咱們干的慢，我看主要是灰和的不合适，不是干，就是稀。稀了粘不住縫，干了揉起来費勁，手腕子揉的生疼，还是不出活。”說这話的是崔順利。他年紀不大，技术

很好，平常总不爱說話，可是要研究起干活来，他倒滔滔不絕。

“对，崔师傅又找出一点来了。”郭平說，既是表揚，又是鼓动大家。

“哼！提的对，磚和灰都得使出个火候来；除了这些，咱們再干，档拉的要长一点，灰槽子密点，甩灰的时候要注意……”赵师傅按自己的体会发表意見，大家都同意。最后赵書記鼓励大家明天試試看，不行再想办法，一定把这一关键拿下来。但是他硬要求大家今天晚上要閉着眼睛睡覺，不准再想別的。

第二天清早，离上班还差一个小时，郭平队的人都到現場了。赵师傅、崔师傅亲自帮助着和灰工和灰，郭平站在磚梁上拿着水龙头澆磚，小牟、小楊……在架子頂上帮着搬水桶、灰槽子……这天他們是按前一天夜里的“決議”施工的。刚开始是有些別手，干着干着就习惯了，速度上有了起色。晚上收工一統計，每人平均1,250块，質量93分，达到了北京的質量水平。

一天天过去了，三楼平了口，工地計劃按期完成。郭平队的速度每人达到了1,400块，質量94.5分，这是很出色的成績。在他們队的帮助下，其他两个組的質量、数量都提高了，新定額划出来了，再不用借支了。鞍山、湖南……各地的参观团到他們工地参观，学习經驗……这一炮他們又打响了，在推广“三一”砌磚法的先进經驗上又成为

公司的先鋒，獲得了局的獎勵，繼續保持了質量冠軍的稱號。

事情不會老是那樣順利的。一關闖過來了，總會還有更難過的關口等着你，郭平突擊隊也是這樣。經過雙反運動，全國都處在大躍進的浪潮里，人人都要趕郭平。而郭平呢？自己也有他的難唱曲。這倒不是怕人家先進了趕上他，而是怕自己趕不上人家。

公司為了適應工程需要，為了加強計劃施工，推行工人參加日常生產管理，郭平隊從原來的15人增加到25人。這新編入的10名同志，是從兩個小組來的，有的是有名的落後人物，這次到隊里，要弄成個什麼樣子，這個曲怎麼唱，郭平怎麼能不擔心！

新人還沒到隊之前，由团支部組織召開了隊內有趙師傅、崔師傅、小楊、郭平等人參加的核心組會，研究怎樣迎接這些新人的問題。

新人要到隊里來，小欒、小牟、郭平、小楊……全隊的人早早忙着收拾屋子，玻璃擦的象水似的，地下炕上收拾的整齊齊齊，掃的干乾淨淨，真是豆腐掉在地上都沾不上土。人來了，崔順利、楊吾吉、李學炳……都幫着扛行李、拿臉盆……東西安置好了，大家三個一群五個一幫圍着新隊員親熱的交談着……

“咱們把小會變成大會吧，好不好？”郭平見景生情的